

元杂剧悲剧故事集

窦娥冤
哭存孝
梧桐雨
汉宫秋
荐福碑
赵氏孤儿

合汗衫
魔合罗
勘头巾
抱妆盒
盆儿鬼



元雜劇悲劇故事集

毕桂发 改编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该书为著名的元代杂剧《窦娥冤》、《梧桐雨》、《赵氏孤儿》、《抱妆盒》、《盆儿鬼》等十一个悲剧的故事集。改编忠实于原作，结构谨严，语言晓畅、生动，能使读者从其通俗的描述中，领略古雅的元代杂剧的艺术情趣。

元杂剧悲剧故事集 毕桂发 改编

责任编辑：郑 荣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（郑州市花园路54号楼）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5印张109千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册

ISBN7-5348-0055-2/I·29 定价：1.25元

目 录

窦娥冤·····	(1)
哭存孝·····	(18)
梧桐雨·····	(30)
汉宫秋·····	(45)
荐福碑·····	(60)
赵氏孤儿·····	(71)
合汗衫·····	(94)
魔合罗·····	(108)
勘头巾·····	(131)
抱妆盒·····	(146)
盆儿鬼·····	(160)
后记·····	(173)

窦娥冤

一 收 养

楚州城里住着一位蔡婆婆。她广有钱财，日子过得满不错。不幸丈夫病死，只剩下一个八岁的儿子，娘儿俩相依为命，靠放债度日，生活还算过得去。

城里有个穷秀才窦天章，原是长安人，从小饱读诗书，满腹文章，可惜时运不好，妻子死后，他拉扯着三岁的女儿端云过活，又当爹又当娘，日子确实清苦。为了二人生活，借了蔡婆婆二十两银子，一年以后，本利相加就是四十两，窦天章更无力偿还。

小端云今年已经七岁了，生得眉清目秀，聪明伶俐，着实可爱。蔡婆婆每次来窦家讨债时，见到端云这等模样，总要拉住她的小手问长问短。后来见窦天章无力还债，就提出要讨窦端云做童养媳。初时秀才怎么也不肯，但蔡婆婆几次三番托人来说亲。窦天章多方考虑以后，认为答应这门亲事，一来可以抵那四十两银子；二来他去京城应试，端云也有个人照应；三来还可让蔡婆婆资助些上京考试的盘费，于是就同意了这门亲事，并选好了日子，要把女儿送到蔡家。

这天，吃过早饭，窦天章拉着小端云说是要去亲戚家。

不多时，来到蔡家，蔡婆婆连忙招呼，并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花生、麻花让端云吃，又让儿子和端云一起玩耍。趁这功夫，窦天章向蔡婆婆说：“小生今日把女儿送给您，不敢说是做媳妇，只供婆婆早晚使用。我如今就要进京应考，只望婆婆多照看。”蔡婆婆连忙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我就是亲家了。这是你借钱的字据，还给你，再给你十两银子做盘缠，你只管放心去应考，孩子自有我照看。”窦天章接过银子和借契，心里很不好受，这哪里是送女儿来做媳妇，分明是把她卖了。窦天章又恳求蔡婆婆说：“看在小生面上，端云该打时，你只骂她几句，该骂时，你就教导她几句。”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正在玩耍的端云忽然看见父亲流泪，就一头扑到秀才怀中，哭道：“爹爹，我们回家！”窦天章一把将女儿搂在怀里，抚摸着她的头说：“孩子，从今后你不比在我跟前了，千万要听婆婆的话，不要淘气，免得挨打受骂。儿啊，我也是出于无奈呀！”端云听罢这话，号啕大哭，埋怨说：“爹爹，你怎舍得撇下你孩儿！”

蔡婆婆一把拉过端云好言劝说道：“媳妇儿，你到了我家，我就是你的亲婆婆，你就是我的亲媳妇，只当是自己的骨肉一般，不要哭了。”一面示意窦天章快走。窦天章也来不及向蔡婆婆行礼告别，便匆匆忙忙地走出了大门。

从此，端云就生活在蔡家了。蔡家母子嫌端云这个名字叫着不顺口，就给她改名叫窦娥。转眼十三年过去了，秀才一去未回。窦娥长到十七岁时，蔡婆婆让她和自己的儿子结

了婚。小两口青梅竹马，你恩我爱，婚后生活很融洽。窦娥的丈夫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婚后二年就病死了，年轻的窦娥成了寡妇。她替丈夫守孝，不觉又过了三年。

丈夫死后，窦娥和婆婆便搬回山阳老家居住，婆媳二人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十分愁苦。窦娥常常见花流泪，对月伤情，怨自己命运不好：三岁丧母，七岁别父，十九岁又死了丈夫，这苦难何时到头呢？她认为是前世烧了断头香，才招来今生的苦难，决心今后要守贞行孝，多积恩德，赡养婆婆。

二 奸 占

蔡婆婆仍以放债为生。这一天，她吩咐窦娥好生在家守候，自己便向山阳县南门外讨债去了。

山阳县南门外住着一个乡村医生，此人姓卢，开了个中药铺，行医卖药，人们都叫他赛卢医——卢医是战国时代卢地的名医扁鹊的称号。他名唤赛卢医，其实医术很不高明，山阳百姓有四句话说：“行医有斟酌，下药依本草。死的医不活，活的医死了。”他医术这么低，收入自然不多，又好吃酒，所以，虽然光棍一条，也不得不借债度日。他早先借了蔡婆婆十两银子，如今连本带利该还二十两。蔡婆婆已来讨了几次，他哪里有银子偿还。他想：蔡婆婆不来讨便罢，如果来，我自另有主意。

“赛卢医在家吗？”蔡婆婆说着走了进来。赛卢医连忙让坐，倒茶，还不等蔡婆婆开口，便满脸赔笑地说：“真对不

起，欠你的银子早该还了，劳你跑了几趟。银子已经准备好了，在钱庄放着呢，本来我要昨天去取，因为多来了几个病人就耽搁了。当医生的救人要紧，你说是不？”一番话说得蔡婆婆点头称是。赛卢医问：“婆婆是改日再来，还是跟我到钱庄去取？”蔡婆婆想，只要有银子，多跑几步路算什么，就顺口答应说：“我跟你去取吧！”

两人过了南门桥，便离开大道向一条荒僻的小路走去，人烟渐渐稀少，不多时，来到了一个前不傍村、后不靠店的地方。赛卢医忽然停下脚步，用手往后一指说：“蔡婆婆，你听谁叫你哩！”蔡婆婆不知是计，赶忙转过身去，问：“在哪里？”赛卢医把准备好的绳子往蔡婆婆的脖子上一套，蔡婆婆只喊了一句“救命啊”，便被拉倒在地，勒得昏了过去。正在这时，突然从前面赶来了两个男人。赛卢医一看形势不妙，拔腿就跑了。

这两个男子，小的叫张驴儿，老的是他父亲，两个人也不是好货。他们救醒蔡婆婆后，便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蔡婆婆缓过气来说：“我姓蔡，在城里住，家中只有一个寡媳。那个强盗叫赛卢医，欠我二十两银子，今日我来讨债，谁想他赚我到这无人的地方，要勒死我，赖掉这银子。如果不是遇见您们二位，我老婆子的性命就没有了。”谁知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张驴儿一听蔡婆婆家还有一个年轻媳妇，就起了坏主意。他要老张去和蔡婆婆说，他父子俩要娶她婆媳俩做老婆。老家伙向蔡婆婆提出了这个无理要求，立即遭到了拒绝，这时张驴儿凶相毕露，威胁蔡婆婆说：“你不肯？赛卢医的绳

子还在，我仍旧把你勒死算了！”说着就从地上拾起绳子。蔡婆婆吓得浑身发抖，连忙说：“不，不，小哥哥，请让我再想想。”张驴儿又威逼说：“还想什么？你跟了我老子，我娶你媳妇儿，两全其美，多好的事儿。”蔡婆婆想：不答应他吧，性命难保，便无可奈何地说：“罢，罢，罢！你爷俩个随我回家吧。”张驴儿见蔡婆婆答应了婚事，便扶起她来，三人一起回城里去了。

来到家门口，蔡婆婆要张驴儿父子先在门口等候，自己进去与媳妇说去。张驴儿油腔滑调地说：“婆婆，你先进去，对媳妇说，女婿在外边等着哩。”

蔡婆婆一进大门，窦娥赶快迎了上来，亲热地叫了声婆婆，把她搀扶到屋里坐下，又端来了热腾腾的饭菜让她吃。可是婆婆却脸色阴沉沉的，眼里挂着泪花，十分难过。窦娥问：“可是讨债和人吵架了？”婆婆摇摇头。窦娥着急地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啦？你说呀！”蔡婆婆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羞答答地把嘴张了几张，才说：“你叫我怎么说呢！”窦娥道：“咱娘俩，有什么不能说呢！快说吧，急死我了。”蔡婆婆想，不说也不行，他父子俩还在门外等着呢。她就一五一十地把赛卢医要勒死她，张驴儿父子如何救她的事说了一遍，并对窦娥说：“那张老儿要我招他做丈夫。”窦娥说：

“这恐怕不行，我们家里不缺米，不缺面，不缺衣，不缺钱，你已经六十多岁了，怎么又招丈夫呢！”蔡婆婆说：“孩子，你说的话当然对，但他爷俩救了我的命，他们说我与媳妇没丈夫，他父子没老婆，正好是天赐的两对姻缘，我不同意，

他们就要依旧勒死我。当时我害怕了，莫说自己许张老，连你也许给张驴儿了。儿啦，这也是出于无奈呀！”

窦娥的脸刷地一下白了，她想，婆婆已是满头白发，又要顶着红丝巾做新娘，实在太可笑了。她劝婆婆：“你年纪这么大了，喝不了交杯酒，手指不灵了，结不好同心扣，糊涂涂睡不稳芙蓉褥。白发苍苍招女婿，外人知道了要笑掉大牙。”蔡婆婆说：“媳妇，不要再说了，他爷俩在门口等着哩，我看就招了吧！”窦娥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婆婆，要招，你自己招；我既做了蔡郎妇，决不做张郎妻！”

这时，张驴儿父子在门外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听见她婆媳争论不下，就冲了进来。张驴儿一见窦娥就向前作了一揖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拜见娘子！”窦娥看见他那副流氓相，用手一指，大声叱责说：“你这家伙，靠后站！”张驴儿并不生气，只作了个怪样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看我爷儿俩个身体多棒，你向那里找去，不要错过好机会，咱们早点拜堂成亲吧。”说着就去拉窦娥。窦娥怒不可遏，用力一推，张驴儿踉跄了几步，跌倒在地。窦娥趁机回到自己屋里把门一关。张驴儿恼羞成怒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这贱骨头，便是黄花闺女，我扯她一把，也不敢推我一跤。美人儿我见过成千上万，我就不信你能逃出我的手心！”蔡婆婆连忙赔话：“你们不要生气，我媳妇脾气倔强，既然现在不肯拜堂，我情愿好酒好菜养着你爷儿俩，待我慢慢地劝媳妇回心转意，再办喜事吧。”

三 误 判

窦娥坚决不答应张驴儿的婚事，那张驴儿看到自己的老子和蔡婆婆成就了好事，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于是就想了个坏点子。他想，只要讨服毒药，把老婆子毒死，那小寡妇好歹也要做自己的老婆。

张驴儿出了门，边走边想，如果到大街上的药铺去讨毒药，人多嘴杂，难免不弄出事来？他忽然想起南门外有个药铺，比较僻静，正好讨药。想到这里，就径直向南门外走来。

张驴儿来到药铺外面，看看四周无人，便悄悄地溜了进去，叫道：“医生先生，讨服药。”声音虽然不大，倒把赛卢医吓了一跳。原来赛卢医怕蔡婆婆告发，在外面躲了几日，今天回来收拾东西正准备外逃的，听到有人进来，还以为是差人来抓他呢。他一看是个讨药的，这才心神稍定，问：“客人讨什么药？”这时张驴儿已认出是想勒死蔡婆婆的人，于是单刀直入地说：“讨服毒药！”赛卢医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谁敢卖给你毒药，你这家伙好大胆！”张驴儿说：“你真个不卖？”赛卢医说：“我不给你，你能怎么样？”张驴儿蹿过去，一把抓住赛卢医的衣襟，说：“你睁眼看看我是谁？你以为我不认识你了，前日想勒死蔡婆婆的不是你吗？咱俩告官去。”赛卢医这才认出这人正是救蔡婆婆的那个年轻人。他想，真是冤家路窄，偏偏又碰见他，连连说：“大哥，你放开我，有药，有药。”说罢，就包了一小包毒药塞给张驴儿。张驴

儿得了毒药，心满意足地走了。赛卢医想，我与了他这服毒药，不知又要弄出什么事来，以后事发，又要连累我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于是就慌里慌张地把细软东西包了一个小包袱，上涿州卖老鼠药去了。

蔡婆婆是上了年纪的人，经赛卢医一吓，又被张驴儿父子威逼，就害起病来了。窦娥终日陪伴，端汤送水，侍候婆婆。这天蔡婆婆病情稍好，想吃羊肚汤。窦娥把煮好的羊肚汤端了过来，张驴儿假装献殷勤，随手接了过来，尝了一口，说：“缺点盐醋。”窦娥就转身回厨房去拿盐醋了。张驴儿趁没人注意，便把毒药倾入汤里，又用筷子搅了几搅。窦娥拿来盐醋，加到汤内调好。张驴儿父亲接过去，端给蔡婆婆吃。正巧蔡婆婆呕吐起来，不能吃。蔡婆婆说：“我吐成这个样子，吃不成了，你老吃了吧！”张父假装谦让，说：

“这汤特意给您做的，吃一口吧！”蔡婆婆说：“不要让了，还是你吃吧！”

张父虽然推让，其实早就垂涎三尺了，所以，他端起汤碗叽哩咕噜就喝下去了。那知汤一下肚，老头子觉得心疼如绞，天旋地转，说声“不怀”，一头栽倒在地，口吐鲜血死了。

蔡婆婆吓得哭了起来。窦娥见婆婆哭，便说：“哭有什么用；他得了病，死在这里，这是命里注定，别人谁也替他不得。给他买口棺材，埋掉算了。”张驴儿一看自己的老子死了，心想，这样也好，省得老头子碍手碍脚的。人命关天，这下她就不敢不嫁给我了。于是威胁说：“好哇，窦娥，

你药死了我老子，怎能干休？”蔡婆婆问：“媳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窦娥说：“我哪里有什么毒药。肯定是他自己弄的毒药，趁我回去拿盐醋时，倒在汤里了。他药死亲爹能吓唬谁？”张驴儿狡猾地说：“说我药死自己的亲老子，鬼也不信。”张驴儿大叫大嚷：“四邻八舍听着，窦娥药死我老子了。”蔡婆婆说：“你不要大呼小叫，吓死我了。”张驴儿问：“害怕吗？”蔡婆婆说：“怎不怕哩！”张驴儿又问：“你要讨饶吗？”蔡婆婆说：“当然要讨饶。”张驴儿见蔡婆婆怕成那个样子，乘机要挟说：“你要我饶，也不难，你只叫窦娥随顺了我，叫我三声嫡嫡亲亲的丈夫，我便饶了她。”蔡婆婆哀求窦娥：“媳妇，你就随顺了他吧。”窦娥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婆婆，这是什么话！我一马难将双鞍佩，好女不嫁二夫男。叫我嫁他这无赖，休想！”张驴儿又威胁说：“窦娥，你毒死我老子，要官休，还是私休？”窦娥问：“官休怎么样？私休如何？”张驴儿说：“官休，就是拖你到衙门里去，三推六问，你熬打不过，只得招认，你就得偿命；私休么，很简单，就是你与我做老婆，万事皆休。”窦娥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我又没有药死你老子，我情愿和你去打官司。”张驴儿见窦娥不怕威吓，就拉着窦娥、蔡婆婆到衙门告状去了。

楚州太守桃机是个有名的昏官、贪官。他做官有一个诀窍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：“我做官来胜别人，来告状的要金银；若是上司来清查，在家装病不出门。”他坐堂断案，见到告状的就下跪，说是凡告状的就是他的衣食父母。桃机

就是这么一个糊涂官。所以当他听报说有人告状，立即升堂。

“谁是原告？谁是被告？从实说来。”桃机坐定后吩咐说。张驴儿走上前去跪下说：“小人张驴儿是原告，状告这媳妇药死我爹爹。这个是蔡婆婆，是我后母。望大人与我做主。”说着偷偷地用右手伸出三个指头。收受贿赂成性的桃机当然知道这是说要送给他三十两银子。他想，且看那两个人能给多少，谁给的银子多，就判谁有理。桃机问窦娥道：

“是你下的毒药吗？”窦娥向前跪下，说：“我婆婆不是他后母。婆婆姓蔡，他姓张，根本不是一家人。我婆婆去向赛卢医讨债，被骗到荒郊野外，险些被勒死，他父子二人恰巧走来，救了婆婆一命。他见我们婆媳二人，就起了坏主意，张老头霸占了我婆婆，张驴儿还要霸占小妇人。后来婆婆病了，我做了羊肚汤，张驴儿接过来尝了尝，说是缺盐少醋，支转小妇人去取时，他把事先准备好的毒药倾入汤中。也是我婆婆不该死，婆婆端起碗要吃时忽然呕吐不止，让与他老子吃了，不多时就死了，与小妇人和婆婆并无干涉。大人明镜高悬，替小妇人做主。”窦娥理直气壮地申叙一遍，到底说了些什么，桃机也没听清楚，两眼滴溜溜地乱转，只等着窦娥伸指头，你想，窦娥哪里懂得这些，哪里有银子给他。

这时，张驴儿又发话道：“大人明鉴：她姓蔡，我姓张，她婆婆不招我爹做丈夫，她养我们父子俩人在家干什么？这小媳妇子年纪虽轻，是个顽皮赖骨头，不打怎么就肯招承。”一句话提醒了桃机，他立即吩咐差役说：“人是贱虫，不打

不招。左右，与我选大棍子打。”几个五大三粗的差人，把窦娥拖倒在地，举起棍子就打，一连打了几十棍，窦娥被打得昏死三次，又用清水喷醒过来，但窦娥只是不肯招认。桃机一看窦娥宁死不招，便下令打她婆婆。窦娥一听要打她婆婆，心想，婆婆年迈之人，病还没好，怎捱得过毒打，枉送了性命，只有自己一死来救婆婆一命。她忙说：“住手！不要打我婆婆，我情愿招认，是我药死了那老东西。”桃机说：“既然招了，让她画供。用木枷枷了，下到死囚牢，明日市井斩首。”蔡婆婆哭着说：“孩子，是我害了你呀！”

四 错 杀

第二天，窦娥戴着木枷，披头散发，由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押着，艰难地向法场走去。他一边走，一边呼天抢地地骂：“我一个弱女子，无缘无故的要被杀戮，真是惊天动地的冤枉啊。天地啊，我怎么不该骂你们呢！老天爷呀，你有太阳和月亮，日夜照耀着大地，你派鬼神掌握着人的生死大权。天地呀，你应该把好坏分清，可怎么连是非都弄颠倒了：让好人受穷又命短，让坏人享福又长寿。天地呀，原来你也是欺软怕硬。地呀，你不分好坏算什么地？天哪，你混淆善恶还算什么天！”

窦娥被枷扭得东倒西歪，前仰后合，刽子手还催促着快走，唯恐误了时辰。窦娥要求多绕几步路，从后街过。她说：“从前街过，婆婆看见会气死的。”刽子手带着她向后街走去。

来到法场后，刽子手问窦娥有什么亲人要见。窦娥摇了摇头，悲切地说：“只有个爹爹，十三年前赴京应考，至今音信全无。”说着泪流满面。这时蔡婆婆从围观的人群里挤出来，不顾一切地冲到窦娥跟前，哭着说：“孩儿，痛死我了！”刽子手正要赶蔡婆婆走，窦娥说她要嘱咐婆婆几句话。窦娥悲愤地对婆婆说：“婆婆，媳妇我是清白无辜的。那张驴儿原打算药死您，霸占我，不想倒药死了他亲老子。我怕连累婆婆，才屈打成招。只是孩儿不能服侍你了，你要多多保重身体。”

话还未说完，刽子手说行刑时间已到，就把蔡婆婆赶走，上前给窦娥开了枷。窦娥大叫：“监斩官大人，依我一件事，便死而无怨。”监斩官问：“什么事？”窦娥说：“我要站在一张干净的席子上，再要丈二白绢挂在旗杆上；如果我窦娥实在冤枉，刀过处头落，热血半点儿也不沾在地上，都飞到白绢上。”监斩官说：“这个就依你，有什么关系？”刽子手取来席子让窦娥站上，又把白绢挂好。

监斩官问窦娥还有什么话要讲。窦娥说：“如今是三伏天气，如果窦娥实在冤枉，身死之后，天降三尺瑞雪，遮掩了窦娥尸首。”监斩官说：“这岂不是胡说！这三伏天气，你就是有冲天的怨气，也招不得一片雪来。”窦娥反驳道：“你说是大热天，不是下雪的季节。你难道不知道燕国的忠臣邹衍，让人说了坏话，被关在牢里，他仰天大哭，感动了老天爷，那时正是六月天气，却下了一场大雪？我窦娥这天大的冤枉，一定会感动上天六月飞雪，掩盖我的尸体。”监

斩官冷笑说：“真是越发胡说了！”只听窦娥又说：“大人，我窦娥死的实在冤枉，从今以后，让这楚州亢旱三年！”监斩官恶狠狠地说：“打嘴，胡言乱语，越说越不像话了。”窦娥毫不畏惧，指责监斩官说：“你们别以为上天不可期望，人心不可怜悯，皇天也肯从人愿。你难道不知道汉朝有个孝妇周青，被东海太守屈杀，东海地方三年不下雨。如今轮到你山阳县了。这都是因为你们这批昏官不守法律，叫百姓有口难言。”

霎时，北风呼啸，乌云滚滚。窦娥大叫：“浮云为我阴，北风为我旋，让三桩誓愿齐实现，才能证明我窦娥有天大屈冤。”刽子手手起刀落，窦娥倒在席子上。

监斩官吃惊地说：“呀，真的下雪了，有这种奇事！”刽子手惊慌地说：“平日杀人，满地都是血，这窦娥的血果然都飞到白绢上了，实在奇怪。”监斩官说：“这窦娥必有冤枉，三桩誓愿应了两件，不知这亢旱三年的话准不准。”说罢就慌慌张张地离开了刑场。

五 昭 雪

窦天章离开楚州整整十六年了。那年进京以后，他一举及第，官做到参政知事。因他为官清正廉洁，做事勤勤恳恳，颇得朝廷信任。最近又兼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，赐给他势牌、金剑，先斩后奏，派他到各地审查案件，察访贪官污吏。他来到楚州，不由地想起他那苦命的女儿端云。他刚做官时，就派人到楚州寻访女儿，不料蔡婆婆早已搬了家，谁也不知